兩朝平攘録

隆萬兩朝平攘錄序

會稽商濬景哲父題

明興汛掃夷夏定鼎幽燕左據天下之圖而右扼四夷之吭文德武功自太皞燧人未嘗有也承平以來其間廟算長計平攘舉而社稷寧則惟是

隆萬兩朝之爲烈蓋自倭數闌入為
邉境患中國猷之會俺酋悔禍致舐
犢之愛解辮受封折箭誓內保塞世
毋比之屬國蠢茲土夷各恃巖阻驟
啟隙亂逆命天驕殺是以脅蠻猺之
役大兵穴剿不耆草薙而禽獮之視

方數千里吕為郡縣皇又予百世業哉東之征悉索敝賦以急與國不無宿師匱財之虞䟽率殭之海上獻俘飲至厥靈赫焉至如寧夏之氣折衝授晉不過神武之土苴彼當者反查耳夫自晉鬱夷者不譚剿則談撫剿

且傷恩撫且損威撫剿恩威相機而動則

聖天子與密勿之臣疆圉之吏所為䂓畫多也在昔蠻夷率俾典謨誌盛而出車杕杜車攻六月之詩被之管絃以垂不朽然則是五大舉也可樊

傳述以嘔歌太平播遐邇若天威險之者與余鄉諸葛先生淹貫古今獸數奇不侯且與燕陽先生大人同踏誼交歡時々相與抵掌國家大禮大戎一切典故灑々若懸河靡有彈也今先生有概於兩朝平攘之盛爰譔丕

傳事校詞嚴庶幾寔錄余乃要為讎
訂而授之梓以備異日者國史氏我
肴操馬雖然余益重有感也北虜欵
塞干城之將緩帶而晝卧島夷嶺𡑭
以次鏟削文武大吏搖白羽而治之
詎不甚休顧虜至逆至叵測也思摩

鐵勒渤海肅濱偷窺虛伺閒紲韁牧馬倉卒之變胡以應之此狃於欵而自弛之患也土僮搆結難馴易梗治以漢法安保無虞蓋撻伐甫張而賢价之師又煩經畧矣狡夷禍遝東北盤中江南濱海隄防又未知其所稅

駕此窮於術而自怨之患也昔周之
盛也天、保治內采薇治外故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則先生之爲是傳與余之行是傳
也倘可為修攘之一助乎誠大幸邈
望已　　旹

萬曆丙午夏仲月書於西湖之別墅

兩朝平攘錄叙

我
國家洱掃胡元奠寧四裔
稛海内外降幡貢船貢
相望於大荒窮徼之表

真萬里同室也然氣運
貞復人事儆弛不無姦
宄竊萌釀㷀藩徼啟釁
斯斧警之一元周扉而
雨露霜雪不妨並用總

之鴻猷懿爍

列聖以還可考鏡已

世廟末季自順義憬孚烽

燧寢息當是皆寰寓清

泰即三五盛際曷以加

茲逾年
聖主御極二三元老協衷
秉衡政教熙洽之龝而
西夏東倭南酋跳警突
起意外宰勤王師遠征

徐郵底之盒惟

天威震疊彌夷懾讋燕之

昂祥景蔭羅覃寧儼區區

癖齊似非根本之慮第

聞之

聖王壹體群類尺寸病痒
俱屬沴屬試診厥脈絡
遡其症所自始庶幾彰
往察來是亦撫世者一
青囊也吾鄉味水諸葛

氏寶閱邃識研精理要尤加意時務議讀暇輙

採

隆萬兩朝平攘大政亟輯為全書幾百萬言余幸

受而卒業焉其于靈域
源流攷取始末靡不臚
列區分纖鉅畢載一覽
是書即如身履行際而
千萬里外之情形不啻

在習覽也且其間成敗
得失機緘變易俱以參
錯勞畫洞若觀火則惓
惓微桑之思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夫兵不得已

而用之讀此能無嵩目而術髀學旨商君景括樂觀其成欲付剞劂氏以傳而謀敘于余余不佞因書此言以告之

旹

萬曆丙午夏六月吉

賜進士出身正奉大夫正

治卿廣東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王泮撰

兩朝平攘錄

目錄

日本　関白　朝鮮附　平関白贊

卷之五

播州　楊應龍　平播贊

兩朝平攘録卷之一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濬　校

順義王

順義王俺答。韃靼也。其先元主脫歡帖木兒後。我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塵。元主北遁。獲其后妃及孫買的里八剌。乃封為崇禮侯。元主殂。遣使致祭。謚為順帝。國人號曰惠宗。子愛猷識理達喇嗣立。朝遣崇禮侯北歸。以昭恩信。愛猷識理殂。號曰昭宗。次子益王

脫古思帖木兒立值大將軍藍玉北征遁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弒坤帖木兒繼立亦被弒自此不復有帝號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尋弒之韃靼太師阿魯台統其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為主稱可汗（夷中帝號）阿魯台復弒之本雅失里率屬來朝乞居內地而瓦剌孫裔脫歡引衆擊殺阿魯台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行求元後脫脫不花（即普花）為主居沙漠北脫歡死其子也先為太師因土木得志遂弒其主脫脫不花自稱田盛（華言天聖）大可汗肆桀

驚。平章哈刺謂也先曰。主人衣新衣矣。幸以故衣賜臣。故衣指太師也也先不許而封其弟。哈刺意不平。也先知之鴆其子。子飲而覺。嚙指血染箭。令僕持報父。哈刺爾興襲之。也先勢不敵。從數十騎遁去。既又恐其下叛。夜與親人妻至一部落乞漿。婦人以酪飲之。遂去。夫歸。婦言狀。則夫之父嘗為也先所殺。因追及殺之。孛來復殺平章哈刺。立小王子。尋亦弒之。復立脫思為王。脫思小王子從兄也亦稱小王子。此時瓦刺諸酋西徙。與土魯番相讐殺。以故小王子漸強。脫思歿。其子歹顏

罕立。亦稱小王子。生子十一人。咸勇悍善戰。分任九邊之外。嘉隆間。極為邊患。俺荅即小王子賽那郎子也。驍勇方畧。空群與兄吉囊不時擾邊。庚戌俺荅大舉入通州。薄安定門。京師戒嚴。聞皆中國叛人尊之。其後復得趙全等為之畫。趙全晉人也。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即呂老祖）以白蓮妖術誅不軌。全與丘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全弟）呂老十。（明鎮子）徃谷王。（即王廷輔）之屬。叛歸俺荅。駐邊外。古豐州地。屋居農作。招集亡命。頗雜漢夷。居之。名曰

板升。即升板築城故名俺答授全等皆為酋長。丘富死。全等益用事。已而試百户張彥文。遊擊家丁劉天祺。及邊民馬西川。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周元。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萬。全等因導俺答為帝。治城郭宮殿。為離宮。九楹以奉俺答。制極壯麗。僭擬宸居。期日升棟。會大風棟落。壓殺數人。俺答遂不敢居。北虜虎狼也性不屋惟便氈帳隨草渾以居專事畜牧自万敵塘以山後諸州獻升兩虎狼始入室居之完顏割據蒙古混合石晉為我首我因明復驅之歸山林還其舊性所以每次侵邊不敢據城邑今全等又欲媚以臺居棟樑之函天意抑默擬之歟全等亦各

建堡治弟如玉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荅亦貴近之。數引虜入犯。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境苦之。幸虜無大志。然入寇必與計議。如隆慶初汾石之禍。皆全等本謀也。朝論藉藉以板升為憂。募得全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俺荅親子九。義子一。其長子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驍悍亦為諸酋冠。且兇狡無賴。嘉靖末年。其嬖妾桃松寨私通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求降。宣大總督楊順。納之。致闕下。台吉懟恚。殺守僉及觀

屬百十人。追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堡。為攻毀畧盡。且曰。若歸吾婦。須以銀馬駱駝相易。不則。使若奔命不休。大同撫臺疏乞從長議處。紓邊患。已而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城數重。順恐。乃言虜須以我叛人趙全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為便。時嚴嵩當國。遂聽順言許之。遣二人回。行至白登。順令人誘收令哥。携桃松。自西陽河夜逆出塞西去。復陰告台吉。選騎追之於黃河岸。執至帳下。召諸婦環視。磔裂之。剌取心血。徧飲諸婦曰。若輩私奔視此。虜既抑

知順等無能。於是設牧新平關。攻右衛爲急。卒不致全等。至隆慶庚午冬。乃有那吉之事。俺荅弟三子鐵背台吉早死。遺三歲孫。名把漢那吉。其母胡嫗。俺荅又以尊殺之。俺荅妻一刻哈屯。憐惜那吉。以僕阿力哥之妻乳之。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荅善之。娶瑺比吉女爲之婦。不相中。復聘兀慎家。取兎扯金的之女未娶。俺荅長女啞不害。有所生女三娘子。庚戌相至是年及笄。貌甚艷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荅先通焉。已生子遂奪取之。襖兒恚甚。將攻俺荅。俺

(台吉又名黑台吉)

吾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兎扯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吾不能為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焉十三延南委。以隆慶四年十月十日止平虜城外。叩關請降。巡撫方逢時聞之。督府王崇古。崇古曰。此奇貨可居。於是豐舘餼餙輿馬。厚遇款納。具疏以聞。言欲尊顯之以示虜。因與為市。令縶送降人保塞奉約束。虜即不急。因亦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以羈縻之。達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

能有其衆。而吾以一屑者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覊其俯仰。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之。勢必忿爭。兩酋嫌我。則兩利俱存之。互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與滅繼絕之名。而内收其力。此萬世計也。疏上朝議不能决。時當國者。新鄭高中玄。力主納之。請授那吉爵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賜衣一襲。宴賞供張甚厚。俺荅乍失那吉。私念中國素虜。歲入寇邊。必且背心之。又妻一刻哈屯。朝夕泣。目盡腫。乃欲急等計事。全曰。今日欲得那吉。須厚賄以贖。否則脅以

兵。俺答然其計。率衆數萬。進薄大同、崇古命將兵馬
芳趙岢。嚴兵以待。俺答不敢進。駐兵平虜、且索打話。
無敢往者。百户鮑崇德、素負膽氣。善胡語、慨然請行。
時有一總兵、以罪繫。亦自負勇敢。令之輔行。未中路
總兵恐畏逸去、鮑單騎入虜營。見俺答方盛怒謾罵
曰、余自用兵以來殺若干總兵矣。鮑百户俟其氣少
平。進曰。國家多少總兵、殺之可盡乎。中國倘殺汝孫。
汝孫再難得矣。今汝孫已部送北京。予官職收養。今
欲取歸。獨有乞恩懇求。何持兵深入挾取。是速其亡

也。俺荅聞言頗銜之。乃留鮑隨遣親虜往覘，則嘗府豫計。那吉方蟒袍貂帽馳馬從容，與諸將游獵郊原矣。虜歸報俺荅，釋然心喜。時冬寒草枯，駝馬多僵仆。衆騎咸怨詈趙全等，又辛愛黄台吉亦怨俺荅寵少妻。三娘子溺幼子。三娘子所生不他失理，後和議成，中國封為指揮同知。信任漢人。趙全華全踈其種類。於是崇德再入虜，譬說俺荅，縛許叛人以贖愛孫。俺荅知衆心爭怨，頗欲從崇德言。第素昵全等，猶豫不忍發。一刻哈屯大罵俺荅以奴家。必欲歸其孫。俺荅悟，乃先縶張彥文於陽和，周元歎

藥死。乃詭召全等計事即帳中。擒全與弟龍。及李自馨。劉四。猛國王。呂西川。呂老三。馬四川。凡八人。押送中國。內具文稱臣。并請封貢。進至雲石堡待命。王督府先已請 旨。遂免其獻。復厚賜那吉。遣使送歸。那吉猶戀戀不欲去。崇古諭以 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臨行更加宴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乃攜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俺荅使二人為質。崇古既獲叛人趙全等。各檻囚至京。十二月告 廟獻俘。八人悉支解於市。 朝廷以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

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谷陞賞有差。又加
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仕儋。及原任大學士
趙貞吉等。那吉歸見祖母三克哈屯。喜若再生。各部
落皆慶賀俺荅。俺荅亦感　天朝禮遇伊孫。即遣使
來謝。且乞表式請封。崇古疏。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
有詐未許。盖吉囊者。俺荅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
荅親弟也。吉囊死。子四。長曰吉能。皆俺荅親姪。而兀
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酋。又多其本統親枝也。
俺荅於諸虜為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然後可

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覊縻也總督以此難
俺荅俺荅辭以為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崇古獨計
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内親黃台吉
按青台吉二女一適土蠻一適長昂妻死其妹來
吊長昂通而留之且贖青台吉土蠻見妻被留久
而不歸怨甚故與黃酋親圖長昂也後又欲以兵
萬人助督府寨墜破長昂已約刻期舉事適寨公
以艱去位帶果蠻自是怨中國負約
比時適黃酋使來崇古乃令黃台吉約老把都以招

土蠻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搆之私隆
慶五年辛未春俺答始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
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長感
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專通貢開市以息邊患兼
欲禁約諸邊將士毋燒荒並擣巢以結盟好
上下兵部議可否兵部謂開馬市有 先帝明禁又
虜今所要恐橫索不已有意外之虞宜勿許崇古復
奏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答擁衆入
犯薊鎮馬房內臣楊維等脅以奏開馬市故

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出塞無功潛以金幣媚虜仍請許開市以遮己責當是時開市非虜本心故不旋踵叛盟

先帝震怒始寘於辟嚴為之禁令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亡失亦畧相當屬者戴

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

闕下復約其弟姪各部落誓永不犯邊又非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剌饕食西番慮我議其後故堅意內附其情可信又虜使云

所請市非後請爲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　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且昨歲秋防報警　京師戒嚴至倡爲運糗灰塞門棄城之議幾爲虜笑今虜納款內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以寧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則豈惟臣等不能逆覩即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酋於目前而不能制諸酋於身後也夫拒虜甚易數言可決虜必憤憤去即以違降之恩不祀宣大士庶及三衛必歲糾落酋父子

為聲援以窺薊遼則吉能子弟賓兔諸酋必為蘭靖洮河之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安則可乘時修備虜設背盟以畜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愈於終歲馳騖自救不暇者哉臣又歷稽　國朝北虜嘗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減尅馬價南犯矣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以為許封貢便疏下該臣會議可否惟徐文璧張四維等二十二人以為可許張瀚等七十人以為不可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

都李崇極言可許狀。兵部尚書郭乾不知所裁。條為數事以塞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端。惟高拱決意從崇古言。於是

天子下其事。部議封俺荅為順義王。子孫各封爵有差。仍許通貢互市。俺荅開　命大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除。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擾有叛我。不殲之終敗和約。王總督以　聞。詔悉捕獻伏誅。如趙全等例。隆慶五年四月俺荅貢名馬三十疋。遂遣使冊封為順義王。特築一城。敕名歸化。建一寺。敕名弘慈。自此

修國亦皈依桑門昆都力哈。即俺答弟把都兒也黃台吉。俱都督同知。賓兔台吉等十人為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為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為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為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為百戶。三娘子封忠順夫人。是時諸夷解辮髮受封號。請世比於屬國。邊土請安。而中國遘逃。知虜不足賴。事急所以之為市。有深創矣。

上乃告　廟昭武功。加賚幃幄諸臣。晉崇古爵宮保。於是酌入貢之路。定貢獻之期。限貢馬之数。與夷使

進止之所。又議定市場。大同在右衛威虜堡。宣府在萬全右衛張家口。山西在水泉營。每歲剋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硝黃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入毋持弓矢甲冑。使得與沿邊居民有無相易。往年焚荒搗巢。兩相讐害。屬政盡免。以示招携。　隆慶六年五月。王總督又為俺荅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每歲貢使二人。總督大酋四人。俺荅十人。總六十人。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斤。煉鐵五斤。尚未可為兵器。

路鍋生粗每十斤。鍊鐵三斤，宜可給與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虜中親屬布叚米豆，散所部窮夷。塞上許不時小市，聽入兵科梁問孟以鍋可互市。撫賞不宜輕許。禮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五不可。凌虐翻使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內舘轂闊，羣虜如不遐損威傷重三也。窺視動靜四也。今來雖可後必漸多難阻五也。宜為代進便。　部會議貢使至邊，惟遣光祿官齎賞物就給。其欽賜筵宴，本鎮總兵待之，如禮。廣潞二鍋，均犯出境之禁，無已則以銅鍋代之。令

總督市給。其親屬窮屬撫賞。不可以久。宜令總督審畫一之法。勿靳勿濫。如各鎮原議。惟順義王印即如議鑄給。詔從之。是月賜俺荅順義王鍍金銀印一顆。凡表章俱令印進。又申飭邊臣益嚴武備。每歲特差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法諸事。各要拓廣整頓。條實具報。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敘。故事者與失機同罪。亟令所司議行。是役也。王督府審戎索而善謀。高相國贊廟謨而善斷。故能懾群酋以類首易左衽為冠裳。二十

年來虜守舊繩邊無鳴鏑則二公之力也。

附三娘子

三娘子俺荅長女啞不害所生女也。生而骨貌清麗，資性穎異，聰俊超越流品，善書番文，通達事務，尊中國，尚瞿曇，蓋虜中女品之絕代者。笄時已受襖兒都司聘，俺荅先通焉，未幾生子，遂奪取之。俺荅寵甚，事無巨細，咸聽取裁。平居誦經念佛，外手不釋卷，出言和婉，每能豫道人意。常恨生夷中，每於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隆慶五年初封忠順夫人，與俺荅生

三子。長曰。不他失理。封龍虎將軍。仲曰。沙赤星。封明威將軍。季曰。倚兒將遜。封武畧將軍。俱稱台吉。萬曆壬午俺荅死。壽七十餘。長子與克都隆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復欲蒸三娘子而配之。則舅氏甥女行也。三娘子庚戌相與年已三十三歲矣。俺荅初殁。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貌陋拒之。率衆遠遁。黃酋引部落追之。此時正當互市踰期。虜使不至。鎮巡疑有背盟。心大不安。後半月。三娘子已就黃酋。夷使忽來完市事。鎮巡宰牲謝天焉。黃酋先配五蘭比妓。

後受胡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象數珠。生十四子。襲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萬曆十四年仲春殂。長子扯力克襲封。先配滿官嗔比妓。復蒸三娘子而配之。以其倫表兄妹也。其寵幸無異二酋。扯力克丁亥秋七月（黃酋死之次年）承爵。六月時同三娘子。擁衆十餘萬騎入邊。不肯受封。且云有馬八千疋。要 朝廷用價買之。即退。時值淫雨不止。邊墻多圮。巡撫鄭洛甚以為憂。惟用好言諭虜使。且令人傳語三娘子。無忘香火舊情。至七月初四日虜卒聽乎。受封賞於弘

賜堡去大同六十里三娘子之力也。然扯力克沉湎昏耗生七子。齒未五十。鬚髮皓然。而三娘子年逾不惑。色尚姣好。故扯酋畨漢應酬。悉諉三娘子。自辛未受封以至丁亥。凡十七年間而三封貴爵。忠順夫人也貢市之不渝。多與有力焉。後萬曆二十年宣鎮史卒二酋。叛盟入犯。時邊久無警。一旦聞変。無不錯愕。撫臺以中領軍常鸖。大同前衛人貌偉才雄。擧之使虜覘動靜。常挺身入虜營。讓虜王。扯力克與三娘子。極言中國嘉虜三世嚮化。歲頒豊賞。今二酋阻壞世好。大不利。今非俘

二酋獻　闕下。必不能復微太師恩矣。虜偉中掌狀貌。聞其言心動。即擒二酋。仍召熟夷以安。猶不中望素善繪。因密圖三娘子。及受封三王。各像為圖說以獻于　朝。故備得其詳如此。萬曆初王公崇古。入為大司馬。繼總督者方公逢時。而吳環洲兌撫宣鎮。蓋迄萬曆丙子。而虜奉貢市者三年矣。總督撫臣。俱加恩賚予。及方後吳又代為總督。則北虜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款塞。常親詣見吳公。吳公見女酋之三娘子亦事夫如父。情甚暱。三娘子覩

筆書索金珠翠鈿。公隨市給與。以敦和好。虜中部落
閒梗化者。三娘子或預報聞。撫督府得時為整備。及
吳公入拜大司馬。則三娘子不復至塞下矣。
俺荅春秋冬住牧豐州灘。昭君墓。入夏避暑青山。黃
台吉住興和。遮北吉能。二子七妹。居河西套中。舊東
勝豐州之地。長仰住大寧。離邊五百餘里。伯彥孛羅
等住青城。離邊四百餘里。兀亮兒等住虎義。離邊四
百餘里。火落赤等住會州。離邊三百餘里。炒蠻之在
邊東住地名必留兎。離邊八百餘里。邇來諸部。惟長

昂晟為京東邊患。其先大寧衛左都督為完者禿兒。五傳而為花當。生一十男。又再傳而革門臺襲職。為影克。影克之子即長昂。今襲職最驁驁。右都督曰杜班。通二酋所轄一百五十枝。今各路徵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蓋東邊不互市。直銀絡之。謂之賞邊。故長昂挾之驕悍屢犯云。
又按板升數人。皆中國亡命。或被擄。中間亦有求歸不得者。如嘉靖乙丑五月。板升降入李自馨等。叩邊請卒衆歸降。總督江東以

附兵部不敢主議。請行督撫詳處。事終不允。隆慶初

兵部議請優錄降人白春等。戊辰八月詔懸招降賞

格。於是應募者以千計。如白春等五人。已各有部落

畜產饒富。至是聞風來歸。

上嘉之。命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仍懸賞格於

邊外。夫戊辰有此例而李自馨等又不至甫踰年乃

與庚午之剽則或起全誘而阻之也惜哉。

封順義王贊

味水外史曰。閱墻反目。辭語勃谿。天親猶爾。羌性犬

羊。非我族類。安保無侵犯也。羅尤盡滅。謂周得中策。豈董指太原一驅。曾亦思先世古公。已無吝玉帛。西伯始受命。循順事昆夷。丕顯文謨。寧遐宣德。逕原之繹騷。何能勝行道喙息也。不再世而犬戎之鋒鏑。又徧西京矣。要之夷無常逞。禦在當機。可戰可平。庭我德力。昔緣紹興金繒事讐。恥和戎者。輒用藉口。然仲尼有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梗化不恭。尚修文附。矧傾首聽命。叩關乞封。又驚送中行。永絕鄉導。如俺酋之懷禍。深藏卻之乎。豈賈

市利歸酋長。又免饒荒擄巢侵掠。利歸部衆。下失不償所得。蔡庭索詐。或有軒輊。且值胡運中衰。非復曩比。若我沿邊諸戍。烽警屢聲。動徼功賞。移此餌虜。塞塵不驚。今二三十年。訛狎熟矣已。第謂乘此休養。未兩綢繆。遂留塞譁。偷安旦久。稱父彌兒。殊爽始計。異時釁孽不測。倉皇朽鈍、將歸獄事端。委云和誤。吁晚矣。

兩朝平攘錄卷之二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濬 校

都蠻

都蠻。古西南夷。地界川貴。險巇萬山。三面阻夷。永寧鎮雄龐清其空穴為九絲山形。盤礴岪鬱。上修廣可容萬竈。而四嵎峭仄。崇巒壁立。外限深箐。為蠻中天險。真云昔人以絲從高阜圜之九兩方匝故得名其外東北則為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峯。三岡。皆峻壁數千仞。拔地而起。旁僅容徑。行不

得列騎中間隴坂幽篠廼蟠蛇引鑿空而後可度三山鼎立為九絲外障入九絲所必由令人守其上則千萬之衆勢難飛越與地約四五百里而連屬者二省切近者七邑都蠻毒沴不啻千里其在古初牂牁巴笮夷種非一漢武通道置吏後始入中國其大者各有君長歸化列為土司獨此地僻險東之棘僰南之番蠻負固梗化者居之糾聚深固桀驁數反覆難制諸葛武侯經理南中始尊約束永嘉後復沒於夷獠蓋千四五百年至

分贓。縣官知其然。凡事招撫。必先求阿苟。又爲苟請冠帶。苟赴縣官領賞。恣其所欲。保旦夕無事。一日領長寧賞。稍不如約。即趨出拔刀砍縣門曰必破此縣。官吏大懼。急借數追與之。苟猶大罵去。未幾又反。反則又賞以爲常。長寧監生胡天錫。一家二十一口苟領賊入其家。妻及男女家人。二十口盡殺之。止留天錫一人。擄歸索贖。隆慶五年。下寧有村民。共結一寨以禦賊者。名寶瓶砦。阿大阿二。領盜百出劫之。相持五日不破。阿苟從凌霄。率衆助攻。遂破之。其中男婦

老幼三百五十餘名口。稚幼小三四十口。以出擄得全。餘盡爲㓯。如此者未易枚舉。部使者數以上聞。而當事畏難。輒以撫爲解。蠻亦詭聽撫就利。然撫令未徹夷界。蠻烽已警蜀郊矣。故與地內寇賊爲患。未有若都蠻之大且久者。積痛憤千百年。凜凜不平者也。萬曆改元。四川巡撫曾省吾。湖廣承天人。受命日。鷹得蠻殲毒屠唇狀。欲征之。入蜀即以其事商於巡按孫。當塗人。孫曰。去年按眉州。蠻縱刼江安。羽書相望於道。遠近震驚。余七日夜未能帖席。蠻之當征。

更何疑也。永安入陳以後。舊任成都縣。亦痛恨此蠻深究地方利病。著為戎蠻紀畧。極論都蠻當征。而古今御蠻得失。頗各備載。曾公見是書。志益決。趣詳考事機。遂下其事與藩臬諸大夫共議之。議間亦有異同。大畧不可大征者有三。一曰山勢險惡。賊居逆而我勞。急之則遁。徒若師費財耳。一曰地不可耕。人不足使。克之無裨。且自困。一曰九絲彈丸。未足當蜀一股一股。病柰何騷動全省。是時集議者。左布政羅瑤。右布政馮成能。參政王宮用。參議沈伯龍。副使李江。

僉事周思充。惟李居誅道。兵務皆其關係。故言多落落。餘人亦無異詞。議成奏

上報曰可。乃以鎮守四川總兵劉顯。原任總兵郭成安大朝參將張澤等為將。調永寧宣撫奢效忠等藉諸府衛兵。并麾下募卒。及水西安國亨酋陽冉維屏石砫馬斗斛平茶楊正崇隴清寧越天全邑梅等土司兵約十四萬人。於萬曆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大會於敘州。是日開府起馬。旌節官天氣方顯淡。兜鍪遠。忠鬪寨。此夕院後民居火起。羅布政來報云。此大捷

痓也。及開府抵崔。有戎縣通老數人迎見。忽有隱尾。壓穿仰壓。抵坐閣西南角上而止。仰壓竹所為也。左右皆失色。曾開府獨欣喜曰。尾墜者。蛮尾解也。穿仰壓者。破竹勢也。抵西南角而止者。蛮正西南衷也。然在目其速捷乎。及入敘州地。屢震皆自東北往西南。時高年父老皆曰。往年平橫江。平白草地。皆震。今震蛮必平。又震且數。且大。平必速。又曰。東方生氣也。北方帝所居也。自東北往西南。以生道殺之。天兵所臨。無不摧折者矣。愚謂用兵須順天意人怒然後天從不敢何敵不克況都蛮之惡積稔于

餘年乎以後帘軍破變霄破都都破九縣皆有烏推成群飛逸火光中官兵占此勝氣應語謂此非天意不可也

劉顯原籍南昌人年二十時嘗以武舉生把隘嘗挺身與蠻鬬殺傷數十蠻名內此起故素為蠻所畏郭成叙南衛羅新設人家近九絲係顯私親其父揔旗被蠻阿大孫殺死梽勝樹抄開故讐蠻不共戴天成先顯求鎮守時所分僚兵悉領南島健士每挨憤思必報蠻求教論羅而顯縱之顯素習蠻因分兵劉臨各得要領任方半年蠻不敢出塞地方稍平七縣民慄恐顯之思去雁蠻害乃科官以顯鬬中舊蠻

劾之。顯遂自陳求去。曾開府曰。劉實事非顯莫任。剡已罷為大帥乎。乃具疏揭張呂閣下。并譚司馬為請留顯。時江陵張居正當國。一如開府議。不聽顯求去顯於是感激奮勵。一意治兵矣。羅方伯又力贊楚郭成。開府乃假便宜起成為顯副。而以大朝澤等為偏裨。皆人各當其才。大朝貴州人。昔嘗叙瀘參將。嘗心憤蠻橫。自請死擊賊。時亦緣事與題領兵。許其報効。參將張澤言。及都蠻目裂髮豎。故令獨當一隊。着效忠永寧宣撫也。切近都蠻。兵頗勁。然效忠詭而貪。隆

慶四年官調其兵征蠻將破賊巢矣以要賞後敗其弟租亞死之不俟號令輙班師去曰救兵不至也此後蠻益横人謂滅都蠻非奢兵不可然效忠與水西土舍安國亨世仇殺族叔安智與效忠連親亦仇國亨此時劉顯以水西兵勁欲並調二酋會公曰二酋相見勢不俱生且國亨來必經效忠境恐都蠻未滅別開釁端乃令國亨但整兵聽調且禁毋掣效忠肘而專調效忠安智屢願從征亦不調之以牽國亨故效忠一意盡死力爲師既集開府分布諸將領作五

路進摃。原任總兵安大朝。與原任都司韓以甯。包剿得它麥易一路。參將張澤。領兵屯飯甑谷爆毛犛一路。並督放忠兵。都司徐仁威。北将善射守備沈茂隨該鎮領兵屯脚板崖黑帽尖山一路。都司侯一位。原任游擊吳繼禄。領兵屯得勝營一路。原任守備吳憲。督造鳥銃畢即同把總吳鯨等於該鎮標下部領衝鋒。參將胡大賓甫任即往長寧瀘州衛一帶護送糧運防截奔潰。都司胡恩樾造火器。

挾火器

鳥銃為第一 蜀矣應無鳥銃大司馬譚公撫蜀取浙匠製而鍊之故始終勝蠻鳥銃功為最蠻間銃發不覺其中藥彈內潰始覺以故銃響即膽喪但製匠須習熟而務足其價則鐵精耐久苟匠不得人又過減其價則放時多暴裂不堪用此須慎之

火磚　火箭　熕筒　大銃　佛郎機　鐵菱角

發熕　鐵彈　百子銃　九子銃　此外又有找七

稍架砲　雲梯將軍銃俱仰攻器具

文官總理錢穀羅瑤　監軍贊畫馮成能　督餉王

營用　輸辦軍中雜需沈伯龍　紀功周思充　督

職李江　各有司則成都知府陳大壯　同知曾可

耕容輞望　通判洪一貫米究丘梁師道立　推官高文炳吳文全　知州羅向辰趙方立　知縣許一德陳嘉言沈直王完張九思張聰奎張震王之緒楊汝楠　經歷陳忠王愼

派撥已定。開府與將官議兵所向。劉顯曰。九絲城勁兵叢藪。難卒拔。而凌霄都都乃其羽翼。願率衆先破二峰。然後併力九絲。賊無異圉牢中物也。公曰。善。會諜言凌霄城爲酋阿苟所據。凌霄雖險峻。然近外地且小。而阿苟又數爲蠻請。撫者可誘而執也。先擒

阿茍。繼取凌霄。則蠻自膽落。九絲可圖矣。曾公大以為然。公在省時。先以令通判洪一貫。密圖九絲形勢。詳細開載地理遠近。山箐內外。或可剿營或先把截。俱已一覽瞭知。及聞此議。與圖翻合。曾公恐驚動阿茍。乃揚言撫剿紛紛。議尚不決。而先調土兵一萬整搠聽用。亦不明言取凌霄。但密令洪通判會同郭成張澤用計遣武生李之實往誘阿茍。阿茍固嘗試官軍者。聞召果不疑而來。當日就擒。此時阿茍談笑自若。有為阿茍積慮所欲者。尚勸將官宜放釋之。閒

府偵知。飛示將官。如有縱奇者。即按兵法。於是洪通判不聽衆言。將奇械入敘州府獄。然後遣兵進攻凌霄。此時四月中也。蠻王俱在九絲。初聞會軍門動大兵來征劉。阿大同。不怕軍門。只怕劉顯。須兵來須做准備。方三日。聞得劉顯被劾。已罷官回矣。未幾人又報洪通判差人請阿奇去講招安。三酋撫掌曰。料也不出此。何足懼哉。遂張筵酌酒為樂。凡賊所擄民婦美者不許專房。惟聚飲供酒取懽。如官妓然。醉則混眠一堂。男女無別矣。軍門計誘阿奇。本出顯謀。及擒

荀時到營隔遠。而為郭成所獲。顯意不悅。及效忠兵將到。軍門令速進兵凌霄。縣幺兒劉忽議云兵力未齊。奢兵且宜暫退。軍門察其意難之曰。各主官已遣調在途。奢兵因近先到。即宜先有所圖。若令之退。各土兵聞風皆退。罪將安歸。劉始懼。曾公此來既擒阿荀即宜星夜趲取凌霄三酋尚無偹倘緩時日令一酋統衆與阿幺兒共守凌霄即難破矣此疾雷不及掩耳也顯不知之遄促效忠兵。進據五斗壩。旋攻下落豹諸寨。至五月初一日。悉衆攻凌霄拔之。生擒阿幺兒。初阿荀被獲。阿幺兒猶固守凌霄城不下。阿荀聞官兵往攻陵霄

曰。此必不可破。況有阿幺兒在上。及永寧兵。於三日破之前見阿幺兒挈到嘆曰。九縣城不保矣。軍門見凌霄已破。便乘勢趨諸軍進攻。旬日之間。焚平寨取高寨。進逼都都。凡九縣內各村寨土人強壯者。三酋皆僉點為兵。隨伍出㓷。其老弱者。一般在寨屯種。中間亦有被擄人口。各分配村寨。目為百姓。不肯出行㓷。但不知王化耳。大兵攻進時。寨中老弱。及被擄人等。軍門皆令招撫出外。不許兵士擄為俘級。蠻王素玩易官軍。恬不介意。及聞幺兒擒。凌霄破。三酋始懼。

方三勸阿大逮挨所部精勇者千餘人。令酋阿墨統之。拒險守都都寨。此寨上倚巉峯峻險。下臨百丈懸崖。利石巉巖絕壁陡出。止一小徑可上。已被木石壘斷。別無行路。官兵俱屯劄近山。選精勇士奮力上山。蠻酋木石滾下。損折兵士。又六月天氣酷暑。攻之亦經月不下。驛丞董思明統領部兵。覓得鄉導旁徑可通者。不告主將。私進賊營。後無應援。遂為方三部下所獲。捉見方三。逼令降賊。思明不應。乃以鐵鎖鍊手足。監禁九縣寨上。數日後方三復喚出。要令降服。思

明大罵韃奴。旦夕劉賊尚自不知死活。我　朝廷命官。肯隨韃奴求安耶。因舉鐵畚臂擊方三。遂為群酋亂刃斫殺。方三又向二酋言。官軍已進據險要。所賴困我者糧運也。今宜遣人打探官兵糧道。我們統領部下。從僻路截出搶奪其糧。使衆兵乏食。自然步退。二酋依言用計。大凡大軍征剿極重遊兵。一以防衛寨。一以絶交通。一以護糧道。剿賊初進兵。謂大兵既合。無所事遊兵。故有貴驕忽之失。軍門察知此弊。至令各將設立遊兵。四面巡邏。却好三酋差奸細來探

官軍糧運。遂為游騎橫截軍門。賊不敢復出。時大兵久頓山谷。糧運甚艱。蓋運舟從萬山中逆流而上。中有灘太二灘。亂石縱橫。水勢建瓴。奔騰激射。每船容三十石者。方可用人夫循山高崖上牽引而至。一船亦須二三十人引之。各州縣解到糧船。大小不一。小則易覆。大則難進。轉輸甚苦。營山主簿陸翰。青神主簿宋謙。皆因運糧冒暑染病。運夫日夜勞役不堪。衆將議此舉。必難成功。且已破婁寨。取各寨。四鄉畏服。已足屈儞蠻酋。不若就此用撫收拾。或謂溽暑兵士

多病宜暫退休養俟秋再舉。又見軍門自亦多病服藥。人心益皇皇，紛請罷兵。太宰以寡餉為辭。軍門見衆心不一。馳揭赴閣部。熊、許、淮、江陵獨執議不移。曰此冦久逋天誅。决宜掃靖。廓清疆宇。軍既破寨入險。安可退回。毋謂費餉一年。即十年亦無悔也。乃與部臣議。將嚴閣老家抄没金銀百萬兩。盡與充餉。敕撫臺激勵三軍。有進無退。曾公得此報。徧示各營將官。莫敢再言退兵。一面督促輸餉。一面催遣進攻。知府陳大壯獻策。運艱良由灘險。非疏灘不能濟運。因命

官僱工。將躉木二灘。晝夜疏鑿。令勢稍殺。時正黃梅雨水暴漲。工作十分難施。巡檢曾秉竟以修灘為灘水溺死。又查敘州府河廠雖有商人抵還官木板。乃分取匠作。如式另造新船二百隻。又差官二員。各帶餉銀。自成都而下。合江而上。平買合式民船三百隻。於是濱水州縣。大舟運糧者浮江而下。皆泊於南廣洞口。然後分入灘河。小舟更番接進。飛輓如注。其輓夫不派累里甲。即以州縣民兵之脆弱者。免其從征。充為輓卒。中猶不耐勞苦。逃避不數。又就近留南陸

昌嘉灃等州縣。派取備夫五千人。與民兵同給工食。故雲集趨赴。當玉亦由穀米二千石。自此慶符高珙羅計一帶。各新建倉廒積貯糧米。新廒不能容。至堆積民舍。又不能容。乃霑野殼以草葉。初顯等議大征以一年為期。約用兵十萬。銀百萬兩。米五十萬石。至是積餉共得二十餘萬石。賁謀知之大哭曰。官兵將困我十年乎。死無日矣。盖平時蠻言。不怕十萬官軍。只怕十萬糧。糧亦困久。蠻不能出掠。即坐待斃也。兵糧既足。士氣益倍。軍門火牌催促。監軍日夜督各將動

兵。至六月十八日。諸軍併力攻打都都寨顯計阿墨
無謀阻險可誘致之。乃令隴清兵布列於寨前。官兵
隨其後。各列障武。坐武倚皆據臂笑罵。阿墨果領衆
下寨衝殺。我兵少却。賊衆追疾。隴清兵反迯其後。各
兵奮勇圍殺。遂斬阿墨等於陣。餘賊奔回守寨。我兵
連夜速攻。架砲雲梯。將軍銃。鳥銃。一齊併力。賊已無
主。不能抵敵。官軍奮勇齊登。寨衆亂竄。一二千人塡
崖落箐。死創殆盡。次日平明。軍門復差人曉諭營將。
內中被擄良民。及土夷情愿投降者。莫妄殺戮。無令

玉石俱焚也。於是村寨小民。及舊所擄逃民婦。自投轅門者。日以千數。官為各查鄉貫。給還原籍。無不踴躍羅拜。呼天稱謝。內一被擄童子。望官兵奔回。隨至營門。其伯父隨遞狀具領。抱持號哭。麾下莫不飲泣。據狀則隆慶五年。賊破寶慶砦。盡殺三百餘人。惟其幼小生擄之一也。口稱其父母。一兄兩妹。俱被賊害矣。鄉都統平。群寇瓦落。阿大阿二等。商議共力守禦兩巢并突齊鄉都皆九縣外戶。二險破。官兵已入門庶兩九縣羽翼。惟雞冠耳。其寨門舊因山石為之。至

昇二酋令人益撓使險峻。而石門忽崩。阿二大驚曰。此不祥兆。不如併力守九綵城上。阿大曰。大軍聚兵積食。將久困我等。今外面攘此。尚有活路。備兵上九綵。而官兵不退。吾屬其悉爲累乎。乃留阿大守雞冠而阿二與方三等。俱上九綵。此時螢谷中一路。地震不絕。三酋魂魄俱喪。人謂此賊巢敗滅之兆也。雞冠嶺與九綵。雄峙相望。中開地步寬衍。雞冠不知九綵阿大據此。實爲九綵聲援。我兵攻九綵。此酋反躡其後。且偵我兵走峽中。兩酋翼兵而擊之。期必得志。諸將

詞實所以頓兵都都人敢輕進顯等議曰重險已破
蠻王奪魂阿大又與二酋上九絲意必有異是可間
而構也。密啟開府。開府與馮方伯等議之。亦欲用間。
然未得所遣人。兵憲縣庠生王希思新落魄不羈。
兵興以策謁馮方伯。俯請身入賊巢爲內應。其言慷
慨激烈。頗爲馮公所知。星夜遣送說阿大。而顯亦
知珙縣學生何鈕有[illegible][illegible]任乃令二人持銀牌綺
幣招撫阿大曰。天兵討罪蠻當殄滅。爾若聽撫
猶可轉禍爲福。今撫院已刻期會。令諸軍立破九絲

矣。爾勿與通往來。亦莫往赴援。即大功遂。事平軍門當為薦請於　朝廷。勸汝乖永為土司官。管此地方。不更愈抱薪防火。同彼兩人均為魚肉乎。阿大初未肯信。然事勢已窮蹙。與李得脫禍躡衛之希逸等日守其寨。二酋有使來。輒反開懸動之。至為剪髮焚誓。此蠻中信誓極重者。於是阿大拔刀斫地曰。吾從公言決矣。遂不復通九綵錢以探顯。顯怒蠻志猶未一。復留馬胡夭全土兵。居近都都以牽綴之。而別遣人撒招內官。豹侯諸寨。皆給與花紅銀牌以孤其黨。又

孚犒遺降酋綽斯甲以紆賊於阿太合資斯誌傾心願聽撫。斷不從尔恭臨蹻覆望。阿太共始得尊事九條。無虛應矣。此時正值八月初旬。顯復部署諸將。分大軍為五哨。自巴將兵由黑暗山入其西。郭成統兵。由卬囉山入其南。安大朝統兵由衛寨以入其東。張澤統兵。由穀噶寨入其北。明亮將兵由南入與顯會。限八月初九日。俱登山頂賊下營如巴珠。各阻險。畫銳仰攻。晝夜不休。賊上用木石及雜炮環其山列柵。九柵外削塹。令勁兵梁孝節守之。擊賊伏弩。不

時俯瞰我壘而擊之。以足捆背不下。皆爲俘虜。是土司兵調攻賊。習爲賊啗以金帛。賂賄撫退怯不戰。以誤我師。我師數衄坐此。繼川滇方伯御許賞金可酬死士。不但賊剿不可。衞卽士伍偶遺失餉。管例扣除。使用皆不宜樸出。故將中請軍門。於餉外復給劉顯軍中便宜賞用銀一萬兩。備將吳文領瑪公鄒之泗。立非常之功。宜有非常之賞。何靳區區與文鎭乎。他日功成。不足當毫髮。倘一失衆士心。憤大事。那我等首領。與將軍首領。未克償 朝廷。何靳當金乎。按

雖花将亦不絶艱遺所御三千兵
亦不免和使用馮家知故言及之
顯聞言感激自慨從此嚴絶愧遺。御下無毫髮徇私。馮監軍與巡道李公。豫檄戒各營将士。賊技金帛。分毫莫取。又縣金募敢死士先登。軍多踴躍思奮。八月十二日曾聞府以九縣久不下。持曠費餉。心甚憂慮。方日午假寐。忽夢空中一神将。披髮仗劍。貌甚奇詭。日光雲氣晶瑩凝結。若垂天而下。觀者如堵。公問何神。傍有應者曰此真武神。驚寤以語馮方伯。馮躍然曰。此必勝兆也。真武正神。有大功於本 朝。今日之衆将戍二千年神

人之憤。其函贊何疑。後數日推官高文炳自營中來報曰。酉陽土兵。劉營甫定。群蠻當夜半。各持丰鐮大斧。自九絲衝下行劫。未及營百步許。異白衣將軍伏劍大喝。蠻辟易反走。自相枕藉。死者甚衆。所遺鏢斧無算。柄長一丈。自是蠻不敢復下劫營。九月初二日。沓效忠自簡精兵劉總者。夜襲賊營。賊殊死鬥。弩石齊發。兵多中傷。又黑夜不得上。只得退歸。初七日郭成統所部與酉陽兵合。賈勇直上。逼賊巢山。幾至絕頂。賊乘高據拒。滾木砲石亂下。兵士不能進。然遂

掎奪其地為營賊見之咸震賊酋相告以為官兵自來所未見也。原門因城久不下尋思無計或謂此山形勢似虎若擊其腰。賊方可破。遂密諭諸將緩緩中路之攻。自九月初一日起止令奢兵攻其頭。郭成兵攻其尾。速打八日七夜。賊力甚疲。盡將精銳者撤據兩頭。懈怠中守。且此時霖雨連日。山土泥濘石滑。我兵不便仰攻。雲梯砲架。不能施設。火器皆難用。各營敢死士有攀木緣崖欲上者。頗仆反墜。蠻在城上。反以為笑。所以諸軍莫敢先登。群蠻恃險頗易官軍。

至初八日雨復大注。官兵無一出營。初九日雨益甚。天日皆晦冥。劉總帥與諸將謀曰。蠻中九日極重禱賽禱賽必聚飲盡醉。今我兵數日不便攻擊。蠻守又疲且怠矣。必欲破此城。惟在今夕乘其怠為必可登。此機一失。恐後難圖。李愬以大雪入蔡劉顯以大雨登九絲皆因時出奇卒成大功古今一轍顯遂秉夜陰戒諸將。令降夷么兒引乎茶官舍楊正崇衛鋒兵五百攀緣附葛魚貫先登曾公懸賞破九絲賞銀三萬兩擒大頭目一名賞五千兩今乎茶土官先登竊得九千兩其二萬餘衆分之次石砫兵次吳鯨等兵推鋒陷陣者千餘人。三更傳發。冒雨銜

於疾進皆傳危堞腰絙板挽而上辜擊其賊賊果以
禱賽故守柵者各醉卧且恃雨甚我兵不能仰攻不
意卒至天猶未明我兵疾斬守關者長驅直入賊大
營帳內二酋醉夢驚覺起距關會天黑賊衆相紛拏
我兵各奮力亂斫如刈麻其互擊戕蹈藉及投崖落
箐死者又無筭已而夜漸闌郭成率衆直至安大朝
張澤等繼至六縣募兵皆大至萬旅嘯渭鼓噪震地
無不人人一當百攢矛橫擊賊大崩潰九絲惡賊一
朝而盡阿二方三逃下九絲城心疑阿大不敢入雞

冠頫復走牡豬寨自保。餘賊盡奔雞冠。阿大始以聽撫不援九綵及九綵既敗阿大方驚悮莫奈何二生則已連夜遁去阿大頓足悔恨勢已無及因復收合餘賊以伺官兵動靜二十二日郭成率衆進攻雞冠頫破其寨阿大窮逼逸出為劉顯部將擒獲解獻至。十月十二日諸將進攻牡豬寨方三領賊出距敵把總龔絡手搏方三于陳阿二窮賊自與親信數酋輕賫晝夜盤歷岩箐遠遁亦為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擒獲之其他有名頭目及曾經劫擄隣前[illegible]殺傷

輯。凡所拘留被擄民婦。各發親屬。認領還家。至於降寨老幼婦女數千餘人。各変姓名。易冠服。配去遠方衛所安置。於是九絲一空。都蠻盡平。是役也。下寨柵六十有奇。燔營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千八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招安二千三百人。拓地五百餘里。闢良田二十萬畝。獲銅鼓九十三面。皆蜀漢諸葛武侯時物。又有古函牛寶鼎。錞于彝器凡若干。其他騾伏牛畜。不可枚舉。曾軍門一面具露布。差官飛奏朝廷。一面劉總兵暫屯劄九絲。彈壓地方。其餘各將

統所部人馬。沿途搜捉餘黨。獲回敘州。各處土官舍
軍門悉厚加賞賚。優敘功績。各帶歸本司。仍散遣旗
牌官押送路遠者。仍將打造運粮官船。載往所過地
方。如果秋毫無犯者。土官賞銀三十兩。賜扁獎勵。經
過有司。預備牛酒各津渡。俟舟至中流。送至土官船
上。不許一兵登岸。事各平安。捷音至京。
皇上大嘉悅。告
廟。薦勳。百官畢賀。乃陞曾省吾右副都御史。旋晉戎
政部尚書。廕一子太學生。總兵劉顯以下。爵賞有差。

公宜速回矣。公覺。言有異。因與同還省中。與馬不
肯乘。步隨公歸。送寓青羊宮。公至衙。匆匆治軍登
當完日。凡七日而卒。隨任止一子。甫十二歲。曾撫
臺與郭按君。名思極 同日哭臨盡。哀。撿其裝。惟五十
三兩。視其子文義已彬彬矣。遂厚贈護喪歸葬四
明。及問青羊宮道人。已不知所從。人謂溤公一生
忠仁長厚。蓋仙去也。萬曆辛丑舉鴻于經進 [illegible]
師旋 曾開府與各官議善後之策。設儆戒化導
周文安 驕。設立土司同知歷。曾公執不用。遂終及[illegible]

設立建武所。內築城垣。命一總兵。一僉憲坐鎮之。隸以府同知一。守禦千戶所一。社學一。其他寨柵。皆營堡設戍以守。初戎縣因蠻得名。至是改縣名興文。嘗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扶撫。都都曰都定。那瀨口文郎。釣猴曰降蠻。雞冠曰金雞。皆請於 朝。奉 旨欽定。於是千百年叢菁蓁莽之區。一旦歸然成雄鎮焉。

大學士南充陳以勤。平蠻碑銘曰。

維蜀徼土。夷窟其中。山川閫閾。自漢始通。獠僰部蠻。尤怙巖阻。狎為不聽。蠶蔓戎圍。迄茲驕恣。遂命將兵。

斬阿大等戍都市。

初軍門以阿大等監候按察司。請　旨未到。三酋同在一室。遂復謀出獄。適獄卒隄防少疎。三酋遷白晝脫械。登屋。已縱火將潰逸。官軍圍視。皆首鼠莫敢近。都司徐仁威膽勇善射。速手弓偏袒。望賊一發。首中阿大。餘賊紛墜。無一得脫。然合省人民。猶震驚一二日不止。

郭成與蠻有大仇。及破九絲。即以所獲首級。易別將所獲生蠻。合六十人。并已部擒者。共一百二十人

皆真蠆。乃縛置父墓前樹上。親率家人婦子。設祭奠告墓。令劊二十人剖蠆腹。刳其心。以百二十紅盤盛之。大鼓吹祭父靈。然後斬首獻墓。又滴取心血。徧飲親屬。阿大之孫。係殺父者。成手刃取血瀝於酒。令兄郭文及母妻子姪輩。各飲盡之。敘南人無不壯快其所為。

馮方伯成能班師。行至雙流縣。前驅遇一道人。坐地不起。衆呵馮監軍來。道人笑曰。我固欲見監軍爾。人傳言於公。公至下車揖之曰。何事教我。道人曰。

猗嗟徂攫。諭之罔悛。我　爲包荒。蓄武未究。彼昏鞠頑。跟蹌而鬪。公之戾止。奉數威靈。謀維金石。斷則雷霆。露檄上聞。以請薄伐。皇赫斯怒。錫之鈇鉞。公拜受命。靡康厥居。卜日於邁。以殄兇渠。乃誓於師。萬旅畢奮。指揮群材。如臂斯運。鋪敦義勇。虎賁鷹揚。朱鍪日麗。玄甲雲翔。天戈一麾。兇醜縮挫。擬險則夷。摧堅必破。既剪凌霄。旋芟九縲。踣彼妖旍。樹我靈旗。二三適孽。怵不讋怖。左跳右踐。遑其螳怒。載揚我武。往搤其吭。或就徽縻。或膏刃鋩。載蒐載犂。如鉅斯下。懸落焚

巢。丹霄絳野。乃究乃度。乃城乃隍。以控扲喉。屹我金湯。乃闢叢榛。樹之闔臬。狼烽既校。築土斯徼。乃輯遐甿。噢休其瘼。爾安而棲。不逢不若。厥壤之沃。而廬而田。昔也虎穴。今也龍編。吉語四流。甿歌且舞。而今而後。櫜弓卧鼓。爰始軍興。厥日靡多。儳起呻吟。化為清和。維公勝筭。兩風莫測。掀曦撲霧。功在漏刻。捷飛凱布。賁厥褒賞。高秩厚蔭。以酬乃庸。公拜稽首。

天子聖武。臣奉廟謨。克寧疆宇。

帝曰忠哉。祗具爾思。孰是勳劳。而可擬之。我求古人。

維葛與裴。剪亂定荒。是曰雄才。公功之烈。載在鼎彝。公澤之厖。浸於華夷。朔有燕然。南則銅柱。我銘西垂。萬年之固。

萬曆二年甲戌冬十二月望日

平都蠻贊

咏水外史曰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設有不類。必要荒海外。乃若蜀之都蠻。桂之滕峽。瓊之黎洞。豫章之桃源。域聯疆宇。地不供王。倘此輩耕鑿自任。木食草衣。如桃源。如終南。如萬里林。又何嘗太古遺氓。而憑阻

負獷於貨越人。甚至屠刼城市。僭號蔑憲。天誅胡可
稅也。都蠻九絲之險。陪於三方。其積戾千餘年。比三
方亦為已甚。蓋巖谷嶢險。內鮮土腴。非事抄掠。靡克
自給。王師怯于先登。帥志非有必勝。故久稽法網。妄
擬天驕。迨理定數窮。天怒人怨。撫臣秉志虎旅竭誠。
困獸猶鬬。祇速自斃。一洗窮腥。大快千古。且不頓師。
不損士。真
聖明之善政。決蕩之懿準也。一方既靖。彼三方者。可
以警矣。